

紅色足跡 3 今日之大嶼山以旅遊景點聞名，密布寺廟叢林，一到假期遊客絡繹不絕，然而其地理位置在軍事上的重要性卻鮮為人知。77年前，港九大隊的游擊隊員得到大嶼山村民以及僧尼的支持和掩護，並肩作戰，打土匪、鬥偽軍，堅決破壞敵人的海上運輸，日軍視之為眼中釘，多次組織大規模封鎖掃蕩。一九四五年日軍投降後還垂死掙扎，發動「銀礦灣大屠殺」。大嶼山中隊老戰士謝琦十多年來曾經「口述抗戰歷史」，與老人熱熱的農牧職工會離島辦事處主任溫來喜記錄了下來。近日，他向大公報記者講述了大嶼山的這一段紅色足跡，老人的兒子謝建國亦在現場，感觸良深。

大公報記者 常或璠(文、圖) 廣州地區老游擊戰士聯誼會(圖)

# 銀礦灣大屠殺 老戰士回憶抗日血淚

# 「危難時，我們幸有東縱保護！」

溫來喜找出自己二〇〇八年前往老戰士謝琦家中所採錄，老人當年激動地口述歷史的情形仍歷歷在目。謝琦說，大嶼山地理位置特殊，位處珠江口、南通澳門、珠海，北連廣州，此等「中轉站」乃「兵家必爭之地」，故而日軍派兵駐紮，還「用當地人的生產作為軍隊物資補給」。日軍的武裝小汽船、小炮艇經常在港澳海域巡邏，初時以海島附近為重點，令到各股海盜流竄到面積大、人口少的大嶼山，打家劫舍，居民不堪言。

## 憑大嶼山地利 游擊隊屢破敵人海路

在當地居民的支持下，游擊隊屢破敵人的海上交通，大嶼山基地持續鞏固和發展。對爭奪與掌控大嶼山十分重視的日軍，更加把活躍在大嶼山的抗日游擊隊視為眼中釘，不斷加強伏擊、掃蕩。一九四三年五月，日軍炮艇潛伏在龍巖、沙洲附近海面，伏擊游擊隊員，劉春祥等十一名中隊員英勇迎戰，壯烈犧牲。一九四四年四月，日軍出動二千多人，中小型艦艇四十多艘，飛機四架，由一名將官指揮，海陸空全面掃蕩，歷時二十一天。然而，在當地民衆的掩護配合下，儘管屢遭掃蕩，游擊隊未有被日軍搜獲到，保存了實力。

## 戰敗惱羞成怒 日軍濫殺村民

溫來喜轉述游擊隊歷者謝琦的回憶，日軍最初以搜查偷鹽的游擊隊為由，在附近白銀鄉、大地塘、鹿地塘三村屠殺，但搜查無果，便拔幾位村民，要求「交人」。然而村長們寧死不屈，堅決不暴露游擊隊員的身份與行踪。日軍竟將村長當眾斬首，頭顱丟棄在海灘中。其後，日軍更將三百多名村民押至當地附近的沙灘嚴刑拷問，村民同聲誓死保護游擊隊員，不肯透露半點消息，惱羞成怒的日軍竟就地展開慘絕人寰的大屠殺。

## 天降異象「日本仔嚇到喊！」

謝琦老人險些在這場屠殺中喪命，據謝琦講述，當天日軍拷問他及同伴，他們受酷刑仍不肯鬆口，氣急敗壞的日本兵便將他們帶去運米準備「砍頭」。忽然天空烏雲密布、雷聲大作，瞬間下起傾盆大雨，連身連人險都看不清。日本仔嚇到喊：「老人說，天象異變下，日本兵嚇到失措，哇哇亂叫着跑開了，他與同伴趁機逃跑，這才挽回一條命。」

## 謝琦海上運米巧避日軍

「只要可以打日本仔，無論去咩地方我都要參軍！」溫來喜轉述謝琦所言的入伍過程。香港淪陷那年，二十四歲的謝琦熱血沸騰，慷慨踏上參軍抗日之路，即使行至元朗被警員攔阻，他隨後仍堅持加入了大嶼山抗日隊伍。

## 大嶼山旱災 北上覓糧食

謝琦曾憶述抗戰的經歷，最危險的一次是從海上運米遇上日軍。一九四三年五月大嶼山旱災，糧食物資極短缺，不得不北上內地運米回來以解燃眉之急。他接受了這項重任，與六名游擊隊員，拿上三支機關槍，便乘「蝦籠」往內地。七人當晚由黃田運米回航，蛇蛇口時已是晚上十一時許。由於海上無風，船速相當慢，數人相繼入睡。至早晨天亮，謝琦率先醒來，驚覺約百米外有多艘日寇的「大頭船」(日軍船隊)在海上巡邏。



▲日軍當年把三百多大嶼山的村民押至這片沙灘嚴刑拷問。

▲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，日軍突然發動太平洋戰爭，並進攻香港。十一月二十五日，港督楊琦宣佈投降，香港淪陷。圖為日機轟炸香港的情形。



▲日軍從內地橫渡深圳河南下，迅速佔領新界、九龍。

▲日本宣告戰敗投降後，當時仍有一批日軍守在大嶼山仍未繳械，游擊隊員與日軍的戰鬥還未停止，數日後，日軍不甘心戰鬥死傷，加上天皇宣布投降的挫敗感，日軍忽然出動，在附近的三個村落放火，屠殺平民，俘虜了三百村民，被捕的村民在獄中被虐待，有的甚至被打至死。



▲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，《大公報》頭版用超大號的五個鉛字「日本投降矣！」向全國人民報告了抗戰勝利消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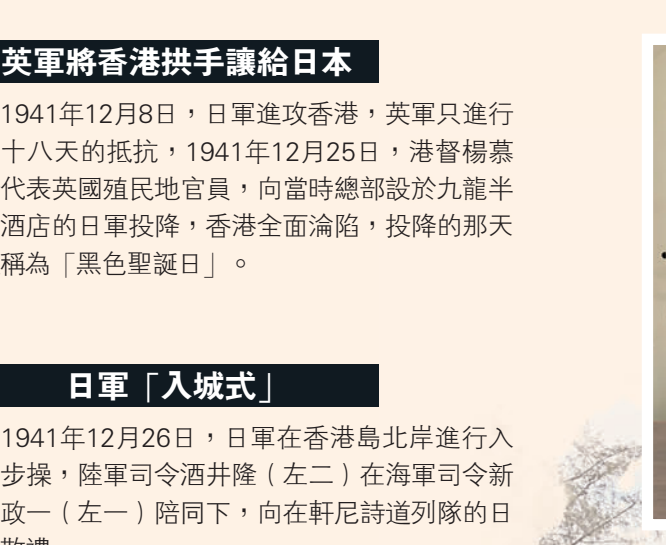


▲日軍到大嶼山掃蕩，多虧了見尼姑(左圖)將魯鳳(右圖)藏進山洞才能避開追捕。

▲錢可大師即使被日軍打得遍體鱗傷，仍對魯鳳的行蹤守口如瓶。



▲日軍惡行累累 沒收大米 日軍一進城，就在全港各處，將商人存倉的米糧全部沒收，以每人每日6.4兩的定額配給(兩年後還禁止配給普通市民)。市民無米可買，黑市價不斷上漲，由每斤2元升至200多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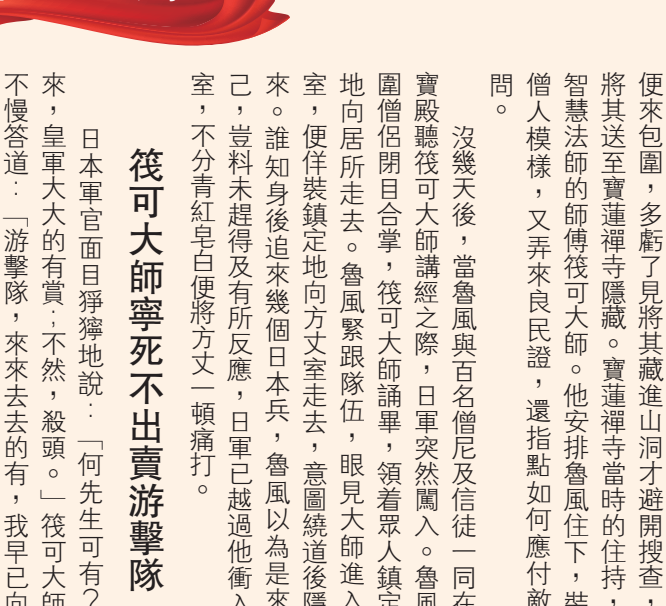


▲抗戰日軍謝琦之子謝建國，展示父親的榮譽證書及徽章。

▲溫來喜表示，當年日軍就是在此處將村民斬首。上址現為梅窩泳灘。



▲溫來喜向記者分享了二〇一四年的故事。那年，他與當時仍在世的謝琦，還有幾位抗日老戰士，祭拜日軍屠刀下的死難者。當日天文台掛起八號風球，「一開遮都冇用」的暴風雨晚上。謝琦堅持要冒雨前行，溫來喜等晚輩見勸不住只得同意，誰知在約定祭拜的時間突然雨停，彷彿是在有意眷顧他們，讓他們順利地完成了對亡靈的告慰。而令人驚嘆的是，在參與者各自歸家後再狂風驟雨，「好似特登畀大家知，唔好忘記」。



▲謝琦很自豪能成為游擊隊員，保家衛國。



▲謝琦很自豪能成為游擊隊員，保家衛國。

▲大公報記者常或璠

▲大公報記者常或璠

## 那些年的故事

沒幾天後，當魯鳳與百名僧尼及信徒一同在大嶼山寶藏寺避日軍之難，日軍突然闖入。魯鳳與周團團侶閉目念禱，錢可大師誦經，禱着眾人鎮定自若地向居所走去。魯鳳緊閉雙眼，眼見大師進入方丈室，便伴裝鎮定地向方丈室走去。圓禪導後隱隱聽起來，便來包圍，多虧了見尼姑藏進山洞才避開搜捕，後又將其送至寶蓮禪寺藏身。寶蓮禪寺當時的住持，便是智慧法師的師傅錢可大師。他安排魯鳳住下，裝扮成僧人模樣，又弄來良民證，還指點如何應付敵人的查問。

## 錢可大師死不出賣游擊隊

日本軍官面露猙獰地說：「何先生可有？交出來，皇軍大大的有賞，不來，殺頭。」錢可大師不緊不慢答道：「游擊隊，來去去的，有，我早已向大澳皇軍報告過。聽說長姓，何先生未聽過。」日本軍官未得到滿意的答案，惱羞成怒，直接上前對錢可大師拳打腳踢，大師遍體鱗傷、血跡斑斑，卻依舊一言不發。「姓何的藏在哪裏？」日本軍官瞪着眼睛，怒吼着將刀架在大師的脖子上，威脅他再不交代就要殺頭。大師依舊平靜地說：「姓何的我不認識，也不知道他到那陣，就是殺了我的頭，也是不知道。」日本軍官逼供不成，繼續對大師拳打腳踢洩憤，然後快快離去。

周轉告訴記者，智慧法師當年僅僅是個七歲的小和尚，目睹了日軍的殘暴，更堅定了要認真完成「小鬼」工作的決心。在魯鳳居住於寶蓮禪寺期間，作為一個「看牛仔」，智慧法師「眼觀六路、耳聽八方」，在東邊見到日軍，又在西邊看到日本兵，估摸著向錢可大師報告，便趕緊回到寺中向錢可大師報告。就那樣，英勇抗擊日軍的游擊隊員，在大嶼山僧尼與居民冒着生命危險的保護下，平安渡過重重難關。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，僧尼亦有責」，周轉說，這便是大嶼山的抗日精神，而游擊隊與村民團結一心、互相幫助的故事，亦就此流傳。她又略帶遺憾地說，智慧法師與她二人曾向政府提出請求，在寶蓮禪寺建立抗日紀念碑，亦得到了政府的允諾，然而智慧法師不久後圓寂，立碑的事也就擱至今。她表示，希望通過這座碑，令這些故事能為更多人所知，後人才能看清楚真實的歷史。

## 國家興亡 僧尼有責

「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，僧尼亦有責！」寶蓮禪寺是大嶼山著名景點，而寺中新興法師與抗日游擊隊員的淵源，卻鮮為人知。中國法師協會副會長周轉香告訴記者，自己早已故實連禪寺住持智慧法師熱誠多年，眾人皆知法師在建設國庫、籌建天壇大佛中做出傑出貢獻，故於法師幼年時更曾是一名游擊隊「小鬼」，曾為居於寺中養病傷寒九大隊副大隊長魯鳳「遞過信、報過信」。年幼的智慧法師印象最深刻的，還是大嶼山上尼姑了見尼姑助港九大隊副大隊長魯鳳隱藏身份，以及寶蓮禪寺住持錢可大師承受日軍的毒打威逼，寧死都不走漏風聲。

## 了見尼姑助魯鳳藏身山洞

了見不清楚魯鳳的身份，只知道陳先生(陳亮明)和他弟兄們所在的團體趕跑了凌辱婦女、打家劫舍、殺人放火的土匪，又一心抗日，心存感激，便勸陳先生「帶來」的魯鳳開關體諒，見其食慾亦不曾流露出不悅情緒。風平浪靜一陣子後，尼姑庵中出現風言風語，說魯鳳是危險人物，被日軍發現便會連累大家。了見聽聞，於是尋到魯鳳，試探他是如何與陳先生相識。

## 魯鳳不透露身份，起初答以祖傳為舊相識

見她仍未離休，故而決定試試她對游擊隊及抗日的態度，問道：「你認得參加抗日的那個團體好嗎？」了見正色答道：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。」魯鳳亦說：「全國人民，應不分男女老少、東西南北、貧富貴賤，有錢出力，動員起來共同抗日。我待健康好轉，一定全力而出。」

## 魯鳳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，健康逐漸恢復，還可適當做些勞動

魯鳳經過一段時間的休養，健康逐漸恢復，還可適當做些勞動。他在養病之餘也關心僧尼們的後生，幫他們解決各種實際困難。直至一年後，大嶼山遭到日軍掃蕩，日軍聽聞游擊隊員「何先生」居住於此，便來包圍，多虧了見尼姑藏進山洞才避開搜捕，後又將其送至寶蓮禪寺藏身。寶蓮禪寺當時的住持，便是智慧法師的師傅錢可大師。他安排魯鳳住下，裝扮成僧人模樣，又弄來良民證，還指點如何應付敵人的查問。